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T 5345/4448b

5

二六二

坡仙集卷之五

啓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名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進，始不

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 好甚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庶以在外無由至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軾本凡材，謬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
卽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
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
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
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
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
者廣、深推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
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
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宐愛此不貲之
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
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
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
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
日而蓋天下、士旣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

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名、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

謝館職啓

軾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瓊璫、難得而易毀、故篋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

尚滯留於小官，或灰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蠢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况

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已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
慶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天將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
之間出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
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
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
名巨才不器夔夔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
朝險夷一節蕞爾種羗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
聲所加臚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
名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癰疥豈足爬
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
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
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卽日邊徼苦
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蔭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執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

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夏練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嶽。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降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忭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宐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變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薦夏歲籥。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

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筆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

答楊屯田啓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非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溥哉。居是邦，益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謝監司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憐世俗，借之齒牙，軾敢不祇畏，簡書益

自修飭豈云及惠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
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
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
里之疲民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
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
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
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
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礪悍堅實費陶鎔之
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筆策疲駑鑄磨朽
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于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摛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宐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

深入不二。獨遊無方。默追粲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日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安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

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
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
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
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
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
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俊良將使士知向方
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
願於青黃麩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
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
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
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
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
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
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
裁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
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
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
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
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
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
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
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答李寶文啓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
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
知府寶文、望重楮紳、材宐廊廟、譬之金石、蓋聞然而
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
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
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茲久、寤寐懷歸、空詠甘

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

伏審祇奉明緡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
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
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
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
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
之至但切下懷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
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醉以隻
雞誰副喬公之約宦遊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
露旣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
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
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
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襦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歿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夏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啓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摺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

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
致政端明大人、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旣
以身而殉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
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
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
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
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
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空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
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
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膺於寵劇、庶
漸卽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徼倖、此蓋伏遇某官輔
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
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
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
奸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旣
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臥治之所、蒙
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爲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
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
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
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謝生日詩啓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
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
語以嘘枯、攝提正於孟陬、巳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
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答杭州交代啓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
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
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
諧瞻奉、尤切詠思。

頴州到任謝執政啓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闕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聳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能，喜林之深，力占難盡。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効。嵇康性褊，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旣倦北平之遷。憇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諸郡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擗、勉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旣醉太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義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

新曆旣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夏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旣。

答丁連州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又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况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輒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飭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旣感且忤。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灑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
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具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爲好。

答王幼安宣德啓 妙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願者海外
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
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

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
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
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
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閈、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駑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忭于懷敷述罔旣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已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旣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濶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宐倍
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暮遲、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
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
無喜、某官異林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恨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忭之素、寫述難周、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
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廡舉增忭躍
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
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悞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
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
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
感之幸筆舌難宣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庭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
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兢凜梁公之一人加以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宐、繼悉以勿加、此大雅兼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逖、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
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其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顧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而莫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白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履末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
補息、劓黥彫污、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
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
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
躍以欣欣、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磬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旣。

書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一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網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網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
關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
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
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
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

上王兵部書

好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技藝
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
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達之衢一日而盼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與劉空翁書

好好切切

軾頓首空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歿罪歿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

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追。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款。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

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畱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樞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嶮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

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

上王刑部書

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于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飭修。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

何等心事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于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矣。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

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
 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
 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
 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
 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
 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 何等心神

上梅直講書

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
 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
 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
 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

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名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

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

此書不切韓太尉而論西漢極是若東漢諸君子論得未當也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真中膏眉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

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

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劉歆

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

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

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

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

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

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

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

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

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
難、說、無、用、特、不、用、之、耳、
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
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
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
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
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
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
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
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
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
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
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
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
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
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

上富丞相書

起頗散漫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而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懜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厭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于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于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此、後、俱、可、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唯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有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

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其爲介。直而天下不以其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

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成在。雖其狂狷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振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翻案妙妙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

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濶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通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

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樓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于恬淡。方其在大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將也、不肯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
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
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
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

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
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
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
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
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
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
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
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
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
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
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
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
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
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
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
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
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

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以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奸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

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

陽明論從此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

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爲之，幾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棄之，能辦其小而不能辦

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

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崑崙，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燼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可觀可感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于說，則是

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
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畱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
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鑱繫與縣官
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
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
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
剝以爲虧官或稽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
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
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
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
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
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
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
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
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
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
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

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可觀可感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歿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歿，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可觀可感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宐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垂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

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可觀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始無虛日自武平昔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

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可觀可感

畱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宐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名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宐耳。何名爲誤哉。今議者曰。吾

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赦度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

大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收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

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畱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說、得、可、實、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畱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

乎。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

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濶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始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屢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

黃州上文潞公書 可觀可念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畱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歿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月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歿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歿旣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畱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旣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旣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二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

其計然則計然也

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而資其出入

而林宗之資無一具以收其資也

至今以然應于林宗然人林宗大非

則亦無其用而補其用也

公與此惠奉之德以於前而後之

